金石

吳五鳳磚

在石屋會氏民舍上

晉大興四年磚

磚有大興四年八月六字烏程王敷得之其鄉道場山麓製爲研今藏南村鄧氏

晉月丁磚

亦係磚研有月丁二字王敷云係八月丁亥造五字今月丁二字可見餘斷裂不復識矣亦藏鄧氏

唐文公祠禱雨記碑未見

在文斤山唐貞元十年立見潘滔文公祠記　道光府志云太平御覽引湘川記曰耒陽文斤山上有石牀方高一丈四面緣竹扶疏常隨風委拂此牀大旱則禱雨時應又潘滔文公祠記引邵陽圖經文公名斤晉咸康中爲高平令隱於山中得道羽化故名文仙山此碑乃州伯王高縣宰韓謹燿祈雨有應刻石記其事也太平御覽作耒陽恐是邵陽之誤見通志

唐文公祠記碑未見

在文斤山唐邵陽丞潘滔撰元和三年立文見舊志記云按邵陽圖經公姓文諱斤晉咸康中爲高平令隱於此山得道羽化故名文仙山又據山川記云山上有石牀長一丈有四叢竹蒙密隨風飄揚委於牀側每遇元陽祈禱有應滔唐貞元十年上天慾陽旱魃爲虐草木黃落如炎如焚於時州伯大原王公

高縣令昌黎韓公謹耀至誠懇請曰如神降臨甘雨霑霈卽爲
刻石記事當時響應雲行雨施年穀既登倉廩充實夫神靈無
方感而遂通昔大公治灌壇風雨不敢犯劉昆牧宏農猛虎爲
之去豈非以德化所布飄風驚獸不敢侵畔焉以此觀之實由
政之所及德之所致鬼神爲之福祐神功爲之降澤若乃德之
不修政之苛刻而妖由此作災由此起吉凶報應如影隨形信
矣夫噫人物變遷未達誠願至元和三年歲在戊子災患游臻
旱又甚矣州牧濟陽丁公立邑君馮翊莊公齊命官啟告酬願
立碑遂雨灑四溟潤澤九谷山川鬼神亦莫不甯上憑神庥之

恩下賴牧宰之政野老荷蓑與笠相對佇鍤而歌曰我聖君兮
德巍巍擇良牧兮治邊陲感神功兮雲雨施稼穡如梁兮又如
茨無階答天眞兮咸願立乎豐碑閭境耆老稽顙告余皆願修
文以神聖德刻之貞石永傳芳休既無絕妙之詞難傳至神之
跡銘曰飛丹涸濟冰雪溶道成羽化神仙宮幾乘白鶴歸舊峯
城郭是兮人不同覽褒縹緲隨天風紫煙散盡祠堂空山寂寞
兮花木隆石牀空山留仙蹤微磷騷屑搖篠叢邑人祈禱清廟
中神功應化無不通天旱暵兮雲從龍灑甘雨兮九穀豐黎庶
樂兮歌時雍願立碑兮表聖功勒文字於堅石與天地兮無窮

宋梅山頌石刻今佚

在梅山亭宋著作郎毛漸撰長沙劉次莊書一刻安化入里潭
一刻新化梅山亭今均燬頌文見政典志　道光府志云通志
梅山頌劉次莊書立石刻於安化縣東城三十里八里潭磨崖
上後經兵火石燬著作孫毛恕知衡州刻於石若新化之梅山
亭刻未見紀載古老傳聞恐未足爲據也

宋開梅山歌出梅山歌石刻今不知何處

宋章惇撰熙甯閒立二詩見政典志　古泉山館金石文跋史傳言惇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使蔡煜言是役不可急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煜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而煜得蠻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則開梅山之功實蔡煜也惇既冒其功又作此二歌以自誇小人之無忌憚如此其地卽今安化新化二縣二歌必磨崖石刻之今不知所在

宋楊勛墓碑今佚

在縣東宋靖康時楊勛爲縣令善政愛民卒葬舊縣東有墓碑祀名宦祠

宋大淩峯鐘款今存

在縣南四十里西溪大淩寺相傳一古鐘自空飛來上勒大淩峯因以名寺今按鐘刻云撞願豐稔禾黍叫鳴棲息煙霞韻調電霆晴雨聲和天地國家二十四字凡四行均大字餘小字十五行字多剝蝕其僅可辨識者第一行潭州衡山縣五字二行以淯祐壬寅歲六字三行帝勅居此峯五字四行化民入山四字八行皇宋淯祐二年六字九行黃字五六缺七行大淩峯三字入行黃姓同吉日五字十行鑄匠丁需榮袁彥明八字十一行頭主黃三字十二行副知唐三字十三行周應喆三字十四行尙書五字十五行玉虛師相亭天上帝八字　邑乘錄事主法師尊十字十五行玉虛師相亭天上帝八字　邑人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三十一鐘在新化縣南四十里維山大淩寺今名大淩峯古老相傳宋時一古鐘從空飛來上有款識勒室宋淯祐壬寅年潭州衡山大淩峯考淯祐二年

爲王寅其時衡山固隸潭州吾鄉前輩多有詠其事者今鐘竄然下少款銘款尚未損也案陳田夫南嶽總勝集所列七十二峯名與今南嶽志諸峯名不盡同然皆無大凌峯蓋土人隨時易稱原無定證而淺者必執嶽志所載峯名以求之泥矣後有琮案云今鐘所在處卽名大凌峯古老言鐘來宋時考淳祐壬寅下距崖山之亡僅三十七年豈鐘鑄未久卽能爲神物飛騰耶里俗之言大抵不足據然是鐘之古飛來之異則無足疑矣

宋周惠風井詩

在中源鋪五里詩見輿地志

元新化贍學田記碑

元寶慶教授方大年撰天歷間立文見學校志

元福景山關武安王祠記碑今佚

在福景山至正年間達魯花赤彌爾立見通志

明新化遷建廟學記碑

明楊守陳撰成化七年立 案楊守陳事蹟詳明史本傳文見學校志

明新化縣儒學祭器銅爵款識

爵凡七枚款云成化二十一年寶慶府造新化儒學用十五字陽文完好道光二十一年出土其三枚柱足有缺者縣學生員

歐陽垣補完之今存學宮祭器庫

明南安知縣劉君妻張安人墓志銘

墓在潘洋鄉獨山之麓成化初刻石前書翰林院侍講兼修國史瓊山邱濬撰文吏部員外郎直內閣前中書舍人四明王璡書丹志云安人姓張氏廬之舒城人也父志道母宋氏安人行

第六生而異常爲父鍾愛擇所宜歸得寶慶新化劉君存初以
太學生解褐濟甯衛經歷秩滿遷福建南安知縣及致政又以
子貴推恩封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初南安在濟甯戎幕時處
武夫悍卒之間衛當兩京之衝奉具甚薄鄉人過往者無虛日
安人佐理周密無不得其歡心訖南安以閩地遠而多瘴子女
皆幼留安人於濟獨攜一力之任當是時既無俸給而安人綜
理家事無異南安任時又以其餘力資師教子數年猶一日也
歲辛酉南安休致偕安人還寶慶久宦驟歸又有獠亂田廬殘
破安人殫心力再成有家敕封之命下鄉人咸以爲榮安人晏
不色喜致書其子責以盡職報稱性嚴毅治家有法內外姻戚
咸敬憚之相南安四十餘年後南安之終八年以成化二年月
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子二人長顯登甲戌進士累官員外郎次

昭孫十二人員外君聞訃歸以三年某月日葬於新化縣獨山
之麓先期持其鄉人劉君敬狀來求銘嗚乎安人於婦道母道
皆無愧於法宜銘　銘曰產於舒嬪於邵婦盡道母能教生榮
封號死安宅兆百世之下永其紹勒石作銘昭以告

明奉訓大夫普安州知州袁君墓誌銘

墓在縣南水口村之團山明縣人劉顯撰邵陽曾瓚書丹成化
閒刻石碑高五尺廣二尺許凡正書二十八行前三行并後銘
語四行俱高二格書都計一千餘八十二字前書故奉訓大夫
普安州知州袁君墓誌銘賜進士出身前吏部員外郎郎中
升長蘆都轉運使大中大夫致仕友人劉顯撰賜進士出身戶
部主事承熹郎致仕邵陽曾瓚書丹誌云公諱甯字邦固姓袁
氏世居新化之永甯鄉侯田自會祖志偉徙居太陽鄉之桃林

巖下家焉子姓繁衍散居非一令稱爲桃林袁氏祖克政父必
富叔必淮皆隱於農母周氏兄弟四人君居次自幼生質醇篤
稟性聰明不妄言動父母鄉鄰咸奇之甫十歲遣爲邑庠生天
性嗜學勤勵不怠及長親師取友日就月將大有所進凡講明
理道發揮文藝超出倫常先生長者尤器重之同門之士無長
少皆心服其賢且就學焉日相親炙問難解惑眾爲文字咸就
斤正事以師禮由是名聞於外提督按臨考試屢居優等多加
獎勵先累舉不第後領正統丁卯鄉薦會試不偶力業太學援
例歷事天順七年選吏部考居前列遂授貴州普安知州普安

一貴州極邊民皆蠻夷地皆營柴土酋往往橫强專擅殺戮叛服
不常前爲州正及僚佐屢撫弗順或面從心違公至持廉秉公
端已守正不貪其小利不擾其營窟待之以誠示之以信覽恤
撫安之意恆寓於政事之中故自土酋營長以下悉心服之仰
戴如父母或夷民構鬬地方弗靖公親至彼諭以恩威利害悉
皆帖然信服無敢異詞上官嘉其撫治有方深得夷心一應巨
細悉以委焉可謂能舉其職矣歷任六年絕無過舉方擬滿考
奏陞其官而公乃厭邊方多故仕途擾擾懇求謝事至再至三
當道遂從其願準令致仕歸休可謂知幾知止安身保命者矣
既遂歸來如釋重負去職任之勞享田園之樂日惟誦詩書教
子弟睦宗族化鄉人賓至相與談笑賦詩或游觀山水或傾倒
壺觴其樂何可云喻□□□□□□□□□□晚景康和益隆福
祉優游逸豫餘十四載乃成化壬寅四月十五日戌時偶疾卒
於正寢距其生永樂壬辰年十二月十九日巳時享年七十配
尹氏先世繼室李氏郭氏子男皆幼殤以房弟之子允超爲後

女五人長桓眞適鄒璿次善才適張本源尹所出又次普州次
貴州次歸鄉居在室李所出郭無出卜以死年十二月八日將
窆於團山之陽首亥壬趾已丙其墳璿奉公治命持公遺言不
遠百里之外謁余請銘其墓余與公爲同門益友相處尤善相
知最深義不容辭噫觀公臨終之言曰生吾順事沒吾甯也生
有不順死有餘恨何足爲人吾之於此其深媿哉然欲順斯事
而去斯媿奈學淺才疏終莫能去其媿耳璿可謹述吾言以干
巨筆大書以賁幽光實爲幸也嗚乎公以篤厚之資負典實之
學□□□□□□□□□□善終如始舉無虧缺獨以嗣
續之人知公者不能不爲公惜然則公眞壽康榮之餘以天年
終夫何憾焉爲之銘曰維公之生性醇質美忠厚存心不浮不
□□□□問學獨優□□□□□□□□□謁選天官考居一

等大夫之職民牧之領下車上任持廉秉公夷酋畏服夷眾向
風在任數年絕無過累居安慮危急流勇退挂官拂袖歸老林
泉優游自適□□□有山可樵有水可漁忘機漚鳥此樂何
如皓首蒼顏以安以豫□□□□□□□□長去有生有死實理之
常死而無玷吾道有光桃林之原團山之麓鬱鬱佳城千載不
沒

明新化重修文廟學記碑

明鈕璘撰成化二十年立文見學校志

明新化雷令惠政碑

明劉顯撰成化二十三年立文見官師志

明利侯平元溪寇碑

明周采撰嘉靖十五年立文見政典志　道光府志利侯名賓

字道夫元溪寇係李延綠碑文不書寇姓名但稱盜某某死子某盜黨某人云云殊爲疏漏

明中順大夫知思南府事伍君原配會氏墓表

墓在三塘唐帽山伍氏先塋之右佐自爲墓表碑十六行行三十字上有篆額六字文曰余宏治丙辰下第卒業南雍宏人隨寓以病卒於南都時戊午六月二十三日也旅櫬以歸葬黃家坪久之水泉浩出然莫敢輕舉遂余判河南知安甯再遷同知雷州府事禍延先妣終制於家乃正德庚辰啟視而水滿棺槨鳴乎痛哉隨易材今宏人張氏手舁遺殖以新具襲衣更殮不忍委之人也深懲往事歷求吉兆屬余補任於贛亦未獲審擇至嘉靖癸巳陞知思南府事過家度無善地命子鳴輩以是歲十二月乙酉葬於唐帽山祖塋之右垂鳴乎初葬不得其地遷

葬久逾歲時爲痛又可勝言哉先是黃家坪已刻石瘞諸墓門今其遷葬編題世系俾有考焉宏人姓會氏諱瑞林世家古塘里父諱瀾雲根驛宰母張氏天順壬午十月十九日實生宏人年二十四適於佐事佐父母克孝養惟謹暇則供紡績以給余學業凡四載而余領宏治己酉鄉薦多宏人之助焉卒時年三十有七子二長卽鳴娶李氏納劉氏次吟選貢生娶鄒氏女二長椿香嫁坊廓彭大原其季御香側室孫氏出嫁洋溪鄒正孫八男一女鳳起鳳頤鳳頊九桂鳴之子鳳雄鳳遷府學生鳳雍鳳律吟之子鳳起娶周氏子惟吉貞吉鳳雄娶胡氏子謙吉餘尚未娶未嫁也嗚乎旣葬而遷孰使之然其永藏於茲以安靈焉嘉靖戊正月一日中順大夫知思南府事文峯伍佐撰

道光府志云明代肆業國學許攜帶眷口相傳以爲孝慈皇后

之惠此文云卒業南雍空人隨寓其明徵也又佐舊傳不言歷官雷州此文可補志乘之缺

明風井宗溟四字

在縣南八十里明余傑題胡嘉賓書嘉靖三十二年刻石此四大字磨崖正書前款皇明嘉靖癸丑春池陽余傑題末書敘南胡嘉賓書閩中張槐同立俱行書

明風井詩刻

明鄭澧陽撰幷書嘉靖三十四年刻石俱行書末題嘉靖乙卯秋中浙越萬坡僊吏鄭澧陽書詩云潮源洞風井南國兩奇觀不謂人間有誰知天壤寬風清寰宇霽洞窓望雲寒地主慚迁掘山靈容我看

明長虹飛渡四字

在縣西南百里高平順水橋嘉靖三十四年鄭澧陽書刻石行書旁又有詩刻二處多漫漶不可讀

明余侯遺愛碑記

明鄒廷望撰嘉靖三十九年立文見官師志

明新化重修儒學記碑

明王可大撰隆慶元年立文見學校志

明新化重修儒學記碑

明張智撰萬歷十年立文見學校志

明姚侯平寇碑

明鄒廷望撰萬歷十一年立文見政典志 姚侯名九功字徵虞滇人

檄建漢壽亭侯祠碑

在永甯七都萬歷十三年刻石結衙書萬歷癸未巡撫湖廣提
督軍務兼制南陽漢中黎平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長樂陳[illegible]撫掌新化縣事本府同知邵廷應主簿唐
珣建村民羅時翁立石文云予兩遊三楚多侯舊游所在有祠
事嘉靖乙丑以御史按行萬歷辛巳上自田閒授符以御史大
夫拊循之壬午晉司馬稱制兼轄秦沐貴陽而拊循如故二十
年閒予之得過於楚者多矣然予所至行有不得輒以告侯侯
之應予如響也夫以予之無良二十餘郡之人民不第靡有見
惡而猶然且德我者有矣則夫我又安敢不德侯也茲予去矣
子不能常有楚而楚不可以無侯爰徧檄郡國新侯祠顏而系
之以歌嗚乎侯也其尚歆楚之祀以保我子孫黎民哉漢家火
德漸灰揚東京鐘簴分相攘操也權乎賊耶鬼中原鼎沸如蜩

螗乡德奮起平原相合眾討賊何騰驤於時美髯萬人敵守荊
濟河功孰頎攻樊之師尤烈烈殲龐降禁七軍戰威震華夏瞞
奪魄許都之議何愴惶垂成之功廢一旦人乎何尤天其亡僞
誥未須阿蒙死侯也分明捉其吭千載悠悠滄海變幾人骨朽
名猶香乾坤正氣氤氳結侯之忠義摩青蒼青蒼還閱人閒世
五都百雉駿奔忙伊余甘載巡三湘豸冠鐵印黃金章閻閻德
我我何有精神時與侯徜徉今且黃冠賦平子殷勤酒酒江之
陽放歌無問宮與商徧檄郡國飭堂皇撞鐘考鼓殷其傍春秋
伏臘薦椒漿侯乎侯乎神洋洋民閒俯仰勤田桑旱慝不作無
商羊汙邪滿車家穰穰夜戶不閉誰止梁狐狸滅跡兒豺狼自
叟鼓腹樂未央黃童竹馬歌滄浪願侯億萬斯年奠此方

明新建三鄉社學記碑

鄒廷望撰萬歷二十年立文見學校志

明新化修學記碑

鄒廷望撰萬歷二十五年立文見學校志

明潮源洞天四大字

在縣南八十里潮源村潮源洞口明趙書書萬歷四十二年刻石碑四大字正書前題萬歷四十二年秋月後題新化知縣趙書書主簿俞大有立亦正書

明天馬山千佛碑記

明陳君寵撰萬歷四十六年刻石文見輿地志

明黃龍寺一缽馴龍額

明藩朱睿黎書　道光府志云林志叢錄以睿黎爲州人誤

明陳侯去思碑

明孫鵬舉撰天啟五年立文見官師志

明趙士龍風井詩刻

在潮源洞石壁風井宗溟四大字下趙士龍題崇禎三年刻石款書東渝趙士龍和鄭明府題潮洞風井崇禎庚午孟秋吉旦正書十二行詩見輿地志

明郡貳守戴侯去思碑

明邵陽彭克濟撰五年立文見官師志

明七應熊風井詩

在潮源洞壁上崇禎十七年刻石詩云寰中風穴不一處斯井乳花能洑流暗接膏源嘗秘惜不離陌路自清幽土囊空豔騷人賦水品難逢處士收宴坐巖頭默斟取清源此意與誰謀末書崇禎甲申端午日東閣大學士巴郡王應熊題　道光府志

明史王應熊傳應熊以十六年九月至京師宿朝房請入對不
許請歸田許之乃慙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
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按詩刻以甲申端午日題
時福王未立距莊烈帝三月十九日之變僅四十餘日耳天地
狂跳盜賊縱橫豈猶是清涼世界耶史稱應熊豁刻強狠與溫
體仁周廷儒親善觀其詩以國破君亡之日猶侈然流連光景
宴坐巖頭知其忠義之氣全消矣或謂事止隔四十餘日是時
中州郡縣皆陷驛遞不通當是未聞哀詔以前作理或然也

學堂巖古字

在資江學堂巖一名讀書巖隱隱有雷聲普化天尊六字天晴則見
非篆非隸不知何代刻也見于志

蘭亭石刻

羅紱鄒漢勛家藏本爲唐搨九本之一道光戊申縣人袁玉田
重摹上石

大字麻姑壇記石刻

宋拓顏魯公大字麻姑仙壇記眞本今藏道州何紹基家道光
癸巳邑人晏啟林假其藏本以油素雙鉤丙午十月邑人李洽
以啟林鉤本屬唐鈞勒石是刻凡百八十三行計八百六字後
有紹基及鄧縣沈道寬跋識　紹基跋云宋人碑版著錄皆先
列建昌軍麻姑仙壇記又列小字麻姑仙壇記自大字石刻失
傳拓本遂爲希世珍以王虛舟甄錄之富僅亦從友人處得一
見以爲幸近日遂無有譚及者矣予乃得一宋拓結搆神明實
勝小字本始悟山谷謂小字爲宋初一僧所書語非無因世字

缺中筆重疊字皆兩寫不作二則以小字爲縮本者非也晏雲
唐兄假予藏本以油素手自雙鉤極爲精到竊謂與余所鉤忠
義堂顏帖爲異曲同工若卽以鐫石流傳尤爲妙事噫魯公是
碑恐遂成孤本貞珉模渺果可緩乎哉道光癸巳春仲識於杭
州定香亭道州何紹基識　道寬跋云魯公碑刻存於今者當
以朱廣平碑爲最殿君夫人碑次之八關齋刻手惡劣爲最下
要之各有精神意境非臨摹所能到此大宇麻姑壇記賞鑑家
皆未見著錄何子貞太史以重價得之或有疑其僞者余觀其
筆意與廣平碑相近物故有顯晦因時豈可執著而論耶舜卿
考廉以鈎本屬唐生季同勒石傳先賢遺跡甚盛舉也余爲之
記其末託名公書不勝欣幸鄞縣沈道寬識道光丙午歲冬十
月朔旦

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書道光戊申邑人袁玉田取臨川李氏重摹本重鐫
廟堂碑殘字石刻

虞永興廟堂碑唐石眞本絕少嘉慶閒北平翁方綱得見臨川
李宗瀚所寶元康里氏舊藏本手摹百二十字縣人李宗藍從
宗瀚許得之道光戊申宗藍族子浚因以勒石後有方綱自識
末有陽湖孫星衍青陽王宗誠觀款宗瀚及方綱子樹培樹崐
同校款方綱自識云黃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
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
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墣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
元康里氏舊藏本眞唐石字尙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
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欹側失其平正又失在右肩圓潤撇頂

尖纖揉腳筆鈍武本清挺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
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恨無名手可追二本
格韻與其勉強重鐫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爲訂
正二本之助讀摹此百二十字麄識其概他日儻得遇良工摹
此千四百餘字砌諸曲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
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惟兆庶樂推句內陝本闕
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詳考此疑尚未豁然耳嘉慶十
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招隱二字石刻

在南村龍泉山宋張宣公書道光丙午縣人鄧顯鶴以拓本摹
刻茲山石壁後有顯鶴自識云二字爲張宣公書在桂林龍隱
巖往余從粵歸拓得一紙先雲渠兄在時嘗擬摹刻茲山石壁

卒卒未果而吾兄已歸道山矣今年余七十初度戚友輩多以
金石文字爲壽因命兒輩鉤勒此二字於崖次以終先兄之志
余兄弟耕耕偕隱之願云道光丙午長至後一日顯鶴謹識兄
子瑤璟男琮監刻

桂莊二字石刻

此二字前已著錄道光丙午縣人鄧顯鶴以拓本摹刻於南村
之葉公山石壁旁有顯鶴自跋云二字在武岡山心圍宋嘉定
丙戌郡人周昉刻石昉字晦叔爲諫議儀後能繼先志有名於
時方志失載余修郡志拓得此二字并詩既採入金石復摹刻
茲山崖壁時余方築書室於宅左即以桂莊二字顏之冀茲山
之有名於時且示吾子孫世宅茲土毋忘吾先人松桂名堂之
意云爾道光二十有六年龍集丙午長至日南村老人顯鶴識

男琮兄子瑤琮諸孫光松光椿孫男光黼監刻

棲眞二字石刻

二字隸書在武岡法相巖前道光丙午鄧顯鶴與桂莊二字同

摹刻於南村葉公山石壁

山谷道人書石刻

此刻墨蹟爲黃山谷書唐人五律二首末題元祐三年孟秋七

夕前一日山谷道人書十六字舊藏邑中劉氏道光丁未縣人

李浚以同邑彭旭雙鉤本勒石後有浚識四行旭識五行

放生池碑

顏魯公書縣人晏啟林雙鉤本道光戊申縣人魏鼎薰勒石

藝文補遺 隨送隨登不復區類

宗正闢謬全書 楊嶽撰書目已見前序失載補錄於此 嶽孫振兆序云大學之道自孟子沒後千五百年而周程朱張繼之斯道大著中間爲異說所汨亂有能闢而正之者皆不失爲聖人之徒若元儒許平仲吳草廬及明儒薛文清曹月川輩雖未必盡醇要於斯道均有扶掖之功迨至萬歷末年邪道橫行是非大謬我曾祖大嶽先生研精理學著宗正闢謬羽翼程朱不幸今藁散失後復參考諸書凡六易藁而成合參諸作又著三教辨示剖析豪釐厥分邪正載邑乘藝文志而王瞿士爲之批閱學師黃晉問先生爲之序焉者也至於天文地理醫卜象數罔不精通均有著述體用俱全其衛道之嚴豈在草廬諸儒下哉惜乎家貧無力弗克鋟板使是書公諸同好而子孫拘守里閈又不能表揚先烈獻之當路是以生不克行於時歿又不及傳於後致先祖數十年心血理滅於塵箱敝簏中以果蠹魚之腸其隱痛可勝道哉公孝友篤誠邑中利害關切民生必慷慨直陳其力身行已邑人夙知之固無待後人之揚詡也惟是此書不能鋟板流傳使衛道深心昭然若揭則爲公子孫不克表彰先德罪無可逭者也今編纂成帙藏之篋笥以俟他時謹識數語於簡末云

周禮寸金 藍城貴撰

鄉黨尺璧 藍城貴撰

就正齋古文二卷 楊源漢撰

述古堂文鈔 楊溢撰

竹林雜俎 楊溢撰

息機園詩草 楊溢撰

顧吾廬文集 段可植撰

讀易心解 譚仁木撰

四字童訓 張如相撰

易圖總疏 張如霍撰 開平關培鈞序

古近體詩十卷 張如相撰

卦爻變義 張如霍撰

史薈二十卷 劉濟川撰

醫鑑六卷 劉濟川撰

保命全書 劉邦育撰

易指事 彭修撰 凡例云一易教絜靜精微含實於虛藏有於無不指一事而事無不包斯爲善[illegible]易者顧聚初學與之[illegible]

經遇疑義取古人一事曲爲曉譬遂恰然而相說以解詩書禮猶然況易乎是編爲初學起見故不憚繁徵博引　一易學分漢宋兩途言漢學者以宋爲空疏言宋學者以漢爲破碎惟　聖祖折中　高宗述義解宗程朱而不廢漢唐注疏誠易學之標準是編多遵　御纂謹錄書名塲中可一取用　一隨爻繫事昉自晉之千令升宋之楊誠齋此外如來注蒙引存疑等書徵事不一是編廣爲采取或舉姓氏或舉書名或統稱舊說不敢掠美其解遵舊而繫事則出鄙見并有解亦不遵舊者極知謬妄姑統存以備參　一或一爻而宗一解或一爻而備數解備數解者固引數事以證卽宗一解者義同而所遇之人異人異而所處之事亦異政學兼存時地並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隨事以通觀未嘗泥事以膠說也　一句讀有當更者坤先迷後得主朱子以主利爲句　御纂折中後得主以孔子文言爲據蓋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則無主故迷居後則得其所主矣利字宜屬下兩句讀言在西南則利於得朋東北則利於喪朋矣述義亦同他如坎六四樽酒簋貳爲句損六五益六二或益之爲句十朋之龜弗克違爲句渙上九渙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是編解遵　御纂或並存本義　一是編本爲初學而設然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取古人之行事爲法戒易道之盈虛消長卽吾身之進退存亡乾乾時惕寡過有資又豈僅爲蒙養之助哉

明史論畧　彭修撰　自序云余性喜讀史遇其人其事有當表微闡幽發奸摘伏者心怦怦輒動顧自秦漢以及宋元史評甚多余所欲言古人已先我言之卽閒有一得欲起古人於今設几席對坐相與上下議論各是其是不屑作齟齬小謹狀雷同

附和然若此者蓋亦尠矣有明一代其全史歷三朝而始成其綱目經兩修而後定誠爲斟酌盡善而斷制所存欲於全史傳贊綱目發明外求如止齋陳氏之兩漢博議王齋歐陽氏之唐書篹要永新劉氏之宋元論斷則罕見焉我　朝史學昌明才人輩起意者書成而未出或出而山椒僻處購讀爲甚難與而余因是旣憾孤陋之寡聞又喜窠臼之不落課徒之暇手橫雲山人史藁一書正襟靜對舉一代政治是非人品純駁不能已於言者悉筆記之蓋管窺蠡測遂自忘其識見之偏而斷斷不已至此也計爲書前冠十六帝總論草野書生妄議勝朝君上極知僭越然顧氏迥瀾已開其例想亦可幸逃罪後仿沙氏定峯讀史大畧隨事標題積得八九十條初藏私篋未敢質人繼得家桂舫刺史魏仲芸司馬謬爲許可并篇加評隲以爲可作讀明史者尚論之一助因遂錄而存之都爲六卷竊謂論史之難非具才學識三長而又心志和平操履純正且得名師友指導言之所發褒貶失實未必爲前人所樂受未必信今傳後足以資勸戒於無窮嗟嗟管蔡叛周而譽爲存殷梁公忠唐而薄爲附武奸相檜謂有再造之功范文正轉蒙生事之誚雖其人之是非昭昭天壤惡不以曲原而畧減善不以汚衊而莫彰然筆底雌黃究令後世讀之毗裂髮豎咸欲加以舞文之律不少寬呰窳如余懍懍於鬼責人非之易犯敢不請正有道哉空山杜門昂首著書斯世多隱君子而名公巨卿躬覽秘閣載籍經濟文章並一爐共冶如昔司馬溫公歐陽文忠者今尤大有人在倘不以傖父鄙余樂進而惠教焉則幸矣

周易解義　劉鴻撰　象州鄭獻甫序自京房之學出而易入於讖自王[illegible]之註出而易入於元自楊簡之書

出而易入於釋自陳摶之說出諸儒亦惟解易最雜蓋易本廣博才或矜妙悟猶未爲害也至大全其創附程朱舊本也因之卿則漢學亡而宋學亦亡又其仿四書之講章釋三聖之經典學上李光地等奉　敕撰

乾隆二十年傅恆等又奉

卷備聚宋元諸儒之精以發明於支離談義理者不病於孤陋易胡朏明之易圖明辨惠定宇之洗心查初白之集解程綿莊陋習實　列聖之慮與先於所往也今年晤劉子衍磐於爲懇懇讀書者已乃出其周易人示余而乞序其書皆遵奉折文釋義而能參互以求是其取獵者固不侔矣余談經取義理證而厭衍說竊謂今人書亦談書亦說象數而非漢以來之象義海爲第一善本其餘可無作程氏俗本求其知大全蒙引存爻辰納甲之解下及唐宋元諸滴露抄此數十萬餘言使學

生益多經學日明其於此一經小補也夫因不辭而序其簡首

詩經字同韻異攷

康永相輯

化績學士也

攷來謁問其年七十有七皓髮以序來請余以詩經自朱子變之博古之士則力追漢學竊以可盡非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故訓傳　國朝徐君華嶽詩故然矣康君聯絡篇次義遵朱子之字韓詩竹爲薄甸爲敶爾雅許許爲所所之類此則字之異而縷悉之弁旁及他經以證其童塾所宜抑亦老師宿儒習而韻之說前人論之綦詳唯顧甯者五音各不相亂無所謂東冬天人求驕之類可證五音抑揚之分如帝歌喜起離騷庸降並不皆然況於三代若因章內一赴之如讀天爲廳以協人讀山其說蓋南北朝始之後人踵而當不謂然此康君書內所未及爲然耶否耶

而易入於道故諸經惟談易最難大九流百家支派並貫諸人或逞永樂時裂取二董氏二胡氏書爲董楷其閒補程朱遺義也採之眞後蒙引存疑繼作以八比之學識而此一經荒矣康熙五十四年大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敕撰

御纂周易述義十

程朱二子之學俾談象數者不失學者蔚然浚古若毛西河之仲氏之周易述既自成三家而任翼聖之擇言亦能獨明一義盡洗元明聖之靈有以啟之而承學者不迷宜州羈旅跋涉言貌樸誠望而知解義若于卷手錄數十萬言介友中推闡本義摘其簡要爲編雖順途之正用心之苦與世之苟焉涉而舍語錄愛象數而惡圖書喜考義理而非宋以前之義理也今人數也故當以唐李氏集解宋房氏亦可無述而近日帖括小生溺於疑者蓋亦希矣況康成仲翔之說家乎劉子乃積數十年之力研末不苦其浩繁而又不[illegible]經

豈

開平關培鈞序康君伯卿先生新辛未季春以所輯詩經字同韻異麗眉神采飛溢爲嘉歎久之既又改古說自出新意儒者皆童而習漢去三代未遠經學確有淵源未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氏詩攷異一宗毛鄭旁及諸家古義炳殆爲初學說法無事傅求也經中漣爲瀾略爲畧說文楚楚爲齇齇者也康君於字同之中攷其韻異說讀一經而他經皆可互攷豈獨未察槩奉爲智燭慧鐙可也至叶人先生爲博核然韻始於沈約古江陽之分如皋陶賡歌明良易詩高下各隨其宜無所謂平上去入用之類可證秦漢魏銘箴詩賦莫二字之音遂牽率上下各字音以爲羶以協川韋合附會不究本始衍之顧執是以律三百篇略古者余因弁言而並論之博雅君子以

周易約註依講合鈔　張拱北撰

開平關培鈞序　同治戊辰矣捧讀學使溫味秋先生盛稱新化多文士既喬梓相謁見上游皆示以新化文士既多且人才爲寶都冠余以是知邑人士能文章而不知皓首窮經不求聞達各抉所得以自樂其樂者殆不乏人辛未春康君伯卿以所輯詩經字同韻異攷請序於余余不能詳叶韻之說以示之夏鍾明經翰臣又以張生極垣所著周易約註依講合鈔一書丐余弁言余以易之爲道微之包羅造化顯之夫婦與知易蓍所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也四聖作易示人吉凶竟於指掌與如之証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過言其託始與倉聖見鳥跡而作字軒帝見蓬轉而制車皆有觸而與設無圖書入卦亦可由望心獨悯況易繫所云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皆作易所由始豈獨圖書耶春秋傳論占易多奇驗不聞推及河洛白陳圖南發之邵子皇極經世以大小衍之說遂大興若以之推運會定吉凶皆包於洛書之數邵子皇極經世以大十四卦參錯排算其實由洛書推衍而出以卦爻爲指點耳天地萬物不外一數易之數與洛書之數本無異轍故謂易與河洛相通則可謂不識河洛不知六十四卦即天地萬物亦不可先正嘗言以河洛論易此陳仙邵子之易而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無故也余攻註易之易採入四庫者一百五十餘家其他汗牛充棟不可殫述張生宗胡滄曉先生函書約註專精研思擷其要旨復參諸說訂爲講章簡而有要明而且清能以博覽科者其於白成一家言以嘉惠後學嗚乎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世之持帖括如若生之沈浸易義釐然在胸毋亦大谷杜瑞聯序班固因史記而作漢書敞陽冰叔泉宋子京因舊而修新唐書四部並存宇宙瑕瑜不掩後世尚論無少假恕摩自庖羲氏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易教降傳易者不乏人類多因其性之所近與夫家學之盛莫非宗求其一成而不可變者絕少經學之盛統陰陰陰體陽用九用六諸義橫空結撰以震坎艮而包巽離兌尤足徵陽之象粗閱之似爲奇拗細思之竟屬尋常日用習見之理世儒不察也夫道陰陽之書不啻汗牛充棟繁如璧山採玉入海探珠所出雖殊均歸寶藏生因約註而爲沿襲成慣者所棄也簡明目錄云原書一百十八卷蓀本浩繁漸有散佚其已之遺葉亦編次無緒山本乃其子季堂以其論易之語分爲原圖原卦原爻原占者編爲約註而以舊鐙約旨易解辨異易學須知編次之間依經釋義者編爲約註而以舊鐙別集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今刊行者五十卷而已朝氏之書皆從象繫傳玩索而有得非李鼎祚周易集解周引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說白序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周引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說白序稱其稟姿與學者自是不作矣昔康成之逸象明亦參以已見尚已爾時先天之守處之固知其稟姿與學者自是不作矣昔康成之逸象明亦參以已見尚已爾時先天之學大都從宋學而化即天雖微引漢學大都從宋學而化即天雖微引漢學大都從宋學而化即天雖微引漢

之爲教義出河洛於一是其才高意之學以先天爲主雖與朱子微有異同其折衷於漢學宋學之閒確有見解不假依傍義奇而正旨簡而賅誠善夫已但初學見聞未擴遽以奧旨由循途以尋其緒顧能由敝而聚山博而約之功益豈淺哉俗薄風澆佔畢儒生往往專攻帖括置經義於罔顧甚有暗首窮經茫無一得張生乃於課徒之暇潛心至老不衰且復條分縷晰俾心爲何如哉余故因其請爰綴數語於簡端爲務學詞而荒經學者勘是爲序

秦漢而後解易者不之專家然或穿鑿附會泥

竹林雜纂　楊益撰

息機園詩草　楊益撰

須學齋古近體詩　十二卷　易夔撰　夔字六岑縣體文四卷待梓

石巖山莊詩文藁　袁家泰撰

新化縣志　卷第三十五　藝文三　補遺

切近詮說書目已叟爲有兒前嘉定辛酉廖壽恪序余在京師聞湘南鄒徯

近詮說一編屬余序其書首列經史次序以教學者紫陽所謂功夫忌雜而性也藏書以徵積學文衡以追雅正詩裁以理性情本訓雜正以馴致乎聖賢之道而又旁旌族葬以祛俗惑說詞祭以篤天倫嗚乎何其言之切於身而近於道耶孔子曰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益言切也叟既述其會而尊聞義之所在也士人讀書累萬卷往往沙

不如凡幾而益信叟之學其來有自也士人讀書累萬卷往往沙

獵泛濫恣弄柔翰風流文采籍籍眾口否則鉤深致遠隱僻詭異

好爲高論而無實雖多亦奚以爲叟之所作豈有意爲文欲著書

以自表見其必有所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莫不得已者懼其家學

之失墜而子弟無復振作於其閒後生小子無所觀法以進於道

於是精其說以筆諸書將徵傳於後而垂教於世如彼耒耜陶冶

布帛菽粟皆生人日用之所不可闕而不言之有不備焉余德不

加修學不加廣於叟言何敢贅一辭第整飭學校培植士林固

朝廷責望使者之心而尤使者所風夜自勵者得是編而讀之已

隱爲我先路之導猶面命焉豈僅以得賀向者之所聞爲快哉謹盥手三復而爲之序

讀史階梯　鄒代甲編輯

易麟合解　四書便鈔　鄒錦撰